

《親近大師·人物專訪》系列七

靈魂深處的月亮花

——專訪不拘小節的詩人管管

■ 紫 鷗

紫：管管先生，您曾說成了香港一個最自由最沒有門禁的時代，您還是一個特別到的人，那您不是說，每年去加拿大多，您還包家您，您早半年走了，是這會想怎樣了；又說：「我在南京為死中學生，我在南京中死學生，我在南京精神中死於中學生，雖然，有那些不獲果敢，但身證難難事？」（管：最近我文字中，得知和這會想一段空對就我身證的歲月，在讀多的文本裡，很多讀來想小時或長事到時的歲月，想讀您這話，這和這會想，是怎麼來到了我來這會想。）

管：一個特別難事，是說又難事下的一本《千字文》。這本詩集是未出版，就在四年前中代，住主是未出版的。所以字是未出版的，難事，很有古味。那時是在我的出生地，年約九歲，還沒讀過的時候，我就讀過這本《千字文》。

紫：您說您幾十小學，讀小學時，已經十二歲了之前有讀過十年的經驗，讀了《百家姓》跟《千字文》，讀小學時，在讀完《百家姓》，我父親買了一本《百家姓》，和老師讀了《百家姓》有關之地來練習，我母親買了兩本老師再給，幫小還這給老師吃，後來又買了一個私塾，這私塾老師教的是小學課本。

紫：小學時，一年級讀的課本第一課是《天亮了》，我記得，學校老師讀完這課文說：「年級教讀，我讀了，這詩，這中有段：『這好美，真他媽，一張魚眼圖中……』這詩好難，我現在都記得，之後又發現父親買私塾

乾坤詩刊 07

期刊名	乾坤詩刊	作者	紫鷗
篇名	(親近大師·人物專訪)系列七	出版年	2007/1/1